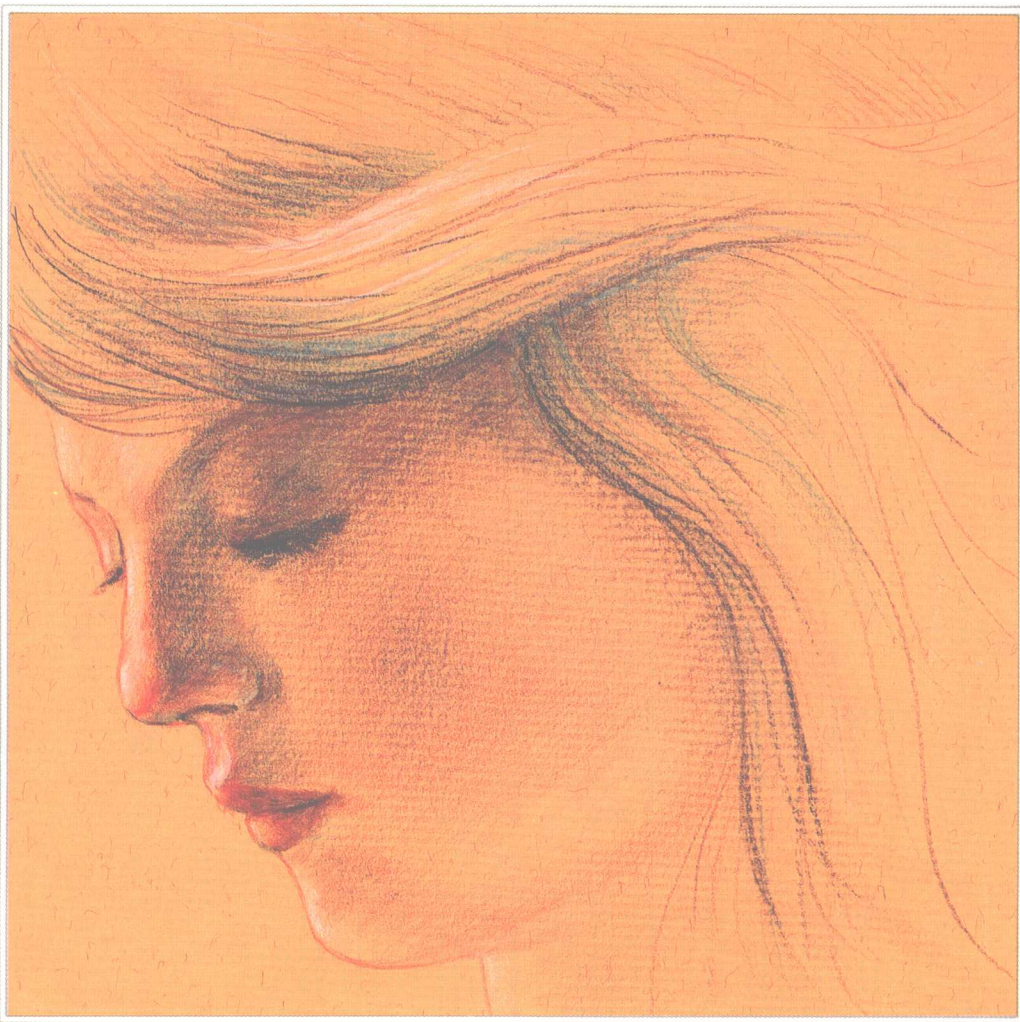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婦人

阿爾柯特(Louisa May Alcott, 1832~1888)靈活的筆，創造了四個各有個性的小婦人。圍繞在她們周圍的雖是思念、煩惱、困擾，但從一個不奢望得到耶誕禮物，又不能全家團圓，崎嶇險阻的一年，到父親回家過節，這一家終於勇敢地跋涉而過。



世界文學全集 ④

小婦人

阿爾柯特 / 著

書華

世界文學全集

J004

小婦人

發行人／林弘志
社 長／張坤山
主 編／黃慧隆
原 著／阿爾柯特
翻 譯／書華編輯部
管理部／邱瑞菊
發行部／蘇榮泉
出版者／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電話：2231327～9
郵撥：0507053－1張陳秀梅帳戶
總經銷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電話：9127307代表號
郵撥：0578690－5
印刷所／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電話：2231327～9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
初版中華民國75年元月
三版中華民國79年10月 定價100元

書華版權・翻印必究

致讀者

張坤山

——經營者的話

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。千百年來，文學創作已如天星、已似花海。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，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，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，歷練得更晶瑩。

我從事印刷的工作，已有三十餘年。在這三十餘年中，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。但是，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，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，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。作為一個印刷人，忝為文化界的小小先鋒，把最好的文學作品，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，呈獻給讀者，呈獻給社會，作為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，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。

經過長久的籌備，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，雖然明知前景多艱，但為了實現這份心願，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，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，為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，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，有計劃、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，期望在我們為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，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，一個更為遼闊的文學視野。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，愛護它。

「本本皆好書，書書皆精華」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，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。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，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，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。

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

總經銷：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臺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郵撥：0578690-5 電話：921-7307

世界文學全集

L①簡愛	夏綠蒂·白朗特	著	230元
L②茶花女	小仲馬	著	100元
L③傲慢與偏見	簡·奧斯汀	著	130元
L④小婦人	阿爾柯特	著	120元
L⑤海狼	傑克·倫敦	著	120元
L⑥野性的呼喚	傑克·倫敦	著	70元
L⑦羅亭	屠格涅夫	著	80元
L⑧老人與海	海明威	著	60元
L⑨麥田捕手	沙林傑	著	90元
L⑩戰地春夢	海明威	著	150元
L⑪黛絲姑娘	哈代	著	160元
L⑫復活	托爾斯泰	著	200元
L⑬大地	賽珍珠	著	90元
L⑭父與子	屠格涅夫	著	100元
L⑮雙城記	狄更斯	著	165元
L⑯飄(二冊)	宓西爾	著	420元
L⑰咆哮山莊	愛彌兒·白朗特	著	120元
L⑱獵人日記	屠格涅夫	著	150元
L⑲塊肉餘生錄	狄更斯	著	350元
L⑳天路歷程	班揚	著	90元
L㉑分家	賽珍珠	著	100元
L㉒紅與黑	斯湯達	著	240元
L㉓唐吉訶德傳	塞萬提斯	著	180元
L㉔包法利夫人	福樓拜	著	170元
L㉕憂愁夫人	蘇德曼	著	100元
L㉖凱旋門	雷馬克	著	250元
L㉗兒子們	賽珍珠	著	90元
L㉘悲慘世界	雨果	著	80元
L㉙約翰·克利斯朵夫	羅曼羅蘭	著	540元
L㉚美麗新世界	赫胥黎	著	100元

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

總經銷：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臺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郵 撥：0578690-5 電話：921-7307

世界文學全集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L ㉑ 抓住這一天 | 索爾·貝婁 著 | 70元 |
| L ㉒ 鐘樓怪人 | 雨 果 著 | 240元 |
| L ㉓ 黑暗之心 | 康 拉 德 著 | 70元 |
| L ㉔ 熊 | 福 克 納 著 | 70元 |
| L ㉕ 基度山恩仇記(二冊) | 大 仲 馬 著 | 400元 |
| L ㉖ 少年維特的煩惱 | 歌 德 著 | 70元 |
| L ㉗ 戰爭與和平(四冊) | 托 爾 斯 泰 著 | 800元 |
| L ㉘ 燃燒的地圖 | 安 部 公 房 著 | 120元 |
| L ㉙ 大亨小傳 | 費 茲 傑 羅 著 | 90元 |
| L ㊱ 齊瓦哥醫生 | 巴 斯 特 納 克 著 | 300元 |
| L ㊲ 紅 字 | 霍 桑 著 | 100元 |
| L ㊳ 白 鯨 記 | 梅 爾 維 爾 著 | 260元 |
| L ㊴ 戰地鐘聲 | 海 明 威 著 | 240元 |
| L ㊵ 湖濱散記 | 梭 羅 著 | 120元 |
| L ㊶ 俠 隱 記 | 大 仲 馬 著 | 120元 |
| L ㊷ 續俠隱記 | 大 仲 馬 著 | 180元 |
| L ㊸ 西線無戰事 | 雷 馬 克 著 | 120元 |
| L ㊹ 馬丁·伊登 | 傑 克 · 倫 敦 著 | 180元 |
| L ㊺ 權力與榮耀 | 葛 林 著 | 100元 |
| L ㊻ 浮華世界 | 薩 克 萊 著 | 300元 |

書華出版事業公司書目

總經銷：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臺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郵 撥：0578690-5 電話：921-7307

世界文學全集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
| L①窄 門 | 紀 德 著 | 70元 |
| L②印度之旅 | 佛 斯 特 著 | 150元 |
| L③山之音 | 川 端 康 成 著 | 120元 |
| L④人性枷鎖 | 毛 姆 著 | 350元 |
| L⑤娜 娜 | 左 拉 著 | 190元 |
| L⑥鹿苑長春 | 勞 玲 絲 著 | 170元 |
| L⑦酒 店 | 左 拉 著 | 180元 |
| L⑧高 老 頭 | 巴 爾 扎 克 著 | 100元 |
| L⑨復 讎 者 | 契 訶 夫 著 | 120元 |
| L⑩地下室手記 | 杜斯妥也夫斯基 著 | 100元 |
| L⑪一九八四 | 歐 威 爾 著 | 100元 |
| L⑫愁 第 德 | 伏 爾 泰 著 | 110元 |
| L⑬蝴 蝶 夢 | 萊 莉 爾 著 | 160元 |
| L⑭罪 與 罰 | 杜斯妥也夫斯基 著 | 200元 |
| L⑮草 葉 集 | 惠 特 曼 著 | 150元 |
| L⑯我 是 貓 | 夏 目 漱 石 著 | 160元 |
| L⑰冷 血 | 卡 波 第 著 | 150元 |
| L⑱賭 徒 | 杜斯妥也夫斯基 著 | 120元 |
| L⑲瘟 疫 | 卡 繆 著 | 100元 |
| L⑳夜 未 央 | 費 滋 傑 羅 著 | 150元 |



天路歷程的重演

紹一面躺在地毯上，一面嘴裏咕嚕着說：「如其在聖誕節沒有禮物，怎樣可算是聖誕節呢？」

美克低聲嘆着氣，對着她破舊的衣服感慨地說：「貧窮，是最可怕的了。」

小的埃梅帶着唏噓的神情，插進來說：「在世界上有許多女孩子有許多很好的東西。有許多却連一些都沒有，這未免太不公平了。」

倍斯從屋角落裏，顯出得意的態度說着：「但是我們無論如何是父母雙全，並且還有姊妹呢！」

這樣一句高興的話就將歡喜的亮光，出現在四個小小的臉面上，然而不一會仍舊變爲憂鬱了！

「然而我們現在的父親呢？並且他不能在最近期內使我們見到他，」紹黯然的這樣說。

雖然她並沒有說「永久不能見到」，但是她們一想到離開很遠在戰場上的父親的時候，每個人自會在各個的心中默默的加了上去。

大家呆視了一會，美克變了語氣說：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今年母親爲什麼主張在聖誕節不送禮物？那是爲了今年冬季我們都將感受到痛苦的緣由，她以爲不應該將金錢消費在快樂上，當着

我們的戰士們正在戰場上吃苦的時候，雖然我們的力量很小，但是一點小犧牲總該忍受，並且應該很歡喜地去做，不過我以為自己不够力量吧了！」但是美克當一想到她所要的許多可愛的東西，就不覺搖了搖頭，並且現出惋惜的表示來。

「我可以不希望母親或者你們給我一些什麼東西，然而我自己却要買本龍女，這本書我已想得很久很久哩，因為我以為我們能够節省一點錢，也沒有什麼大用處，就是每個人拿出一二塊錢，捐到前線去，前線的將士們也得不到怎樣幫助的。」最愛看書的書獃子紹這樣說着。

倍斯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這嘆氣的聲音唯有火爐上的壺子才能聽出來，接着說：「我打算在維新的音樂上着想。」

「但是我正需要一盒鉛筆，所以我要去買一盒可愛的佛白牌的圖畫鉛筆，」埃梅表示很堅決的說。

紹一面仔細地看着自己皮鞋的後跟，一面喊了出來，「我以為我們爲了要弄到這一些錢，是很辛苦了。那末還是讓我們各自買各自所喜歡的東西吧，乘此我們大家來快樂一下子，因為母親並沒有提起過我們的錢該怎樣用，她也並不高興將一些快樂都犧牲，對於我們。」

「對啦！我就知道我自己的確是這樣——整日整夜教着那些不懂的孩子，就會頭痛起來，我真希望回家來快樂一下，」美克帶着怨恨的神情說。

「然而你的痛苦尚不及我所受到的幾分之幾呢！你能高興和一個有神經質的並且又不好侍奉的老太太在一起嗎？她是怎麼的使你煩躁，不斷地支使你，永久地不會知足，簡直可使得你不能不發性子，想打她幾下嘴吧，或竟想從窗子裏飛了開去，」紹帶着憤怒的語氣說。

「這又有什麼大不了可使得煩躁呢？殊不知洗碗碟和整理東西才是世界上最壞而又最不好的

事情，這種事做得使我什麼都改變了，脾氣也變了粗躁，連得我雙手都變成僵硬了，甚至於連彈琴也不能學習。」倍斯注視着她那雙手說着，一面嘆了口氣，這一次的嘆氣，差不多每個人都能聽到。

埃梅喊着說：「然而我無論如何不相信你們有一個像我這樣苦，因為你們不需要到學校裏去，同那些傲慢的女孩子們相週旋着，她們才真够壞呢，她們見到你衣服不入眼時，就會譏笑你，看到你偶然地回答不出功課來，便會使你難堪，假如你父親沒有錢，她們就會給他標名，假使你的面部長得不好看，她們差不多就會侮辱你！」

紹帶着似乎改正埃梅的錯誤笑着說：「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毀謗；那末你就說是毀謗吧！什麼標名不標名的，這樣好似將父親當作一件什麼東西了。」

然而埃梅却不服輸，很神氣的回答說：「我們說話的時候應當使用較好的字眼，並且運用你的用語，那才適當的，我知道我所說的話，你也不需要來譏笑我。」

「紹，埃梅你們不要互相爭論了，你們可曾記得我們小時候，要不是爸爸損失了一筆數目不少的錢，我想我們不會有什麼不快樂的，並且是很高興的，紹，你可想起這筆錢嗎？」美克偶然憶起當時的熱鬧，又好似排解似的這樣說道。

「你以前曾經說過，你以為將我們同金家的孩子們比較起來，要快樂得多，因為他們老是在家吵個不停，雖則是有錢。」

「倍斯，我以前的確曾說過這樣的話。因為我的見解的確是這樣，雖然我們不得不到外面去工作，但是我們很覺得愉快。而且我們也正如紹所說的是歡天喜地著的一羣。」

埃梅以一種卑視的語氣說道：「紹一向喜歡用這種俗不可再俗的字眼。」一面注視着瘦長而

又毫不拘束地躺在地毯上的紹，紹立刻便坐了起來，嘴裏吹着口哨，一面將手插進圍裙的袋裏。

「紹，你這樣吹着口哨，你瞧真不像是我們女孩子了。」

「然而這個倒是我必需要這樣的緣故。」

「我真討厭那些粗魯而像男人的姑娘們。」

「我真憤恨那輩故意裝腔作勢，弱不禁風的女孩們。」

「好了！大家反正是差不多的，互相客客氣氣吧。」倍斯做出和事老表示，這樣喊了出來，一面裝出一副好笑的態度，這樣就會使得兩面尖利的聲調，頓時就軟和了下來，而換了一片笑聲，這樣一場吵鬧就暫時告了個段落。

美克以大姊姊的身分，開始來訓導她們：「的確的，姑娘們，你們兩個誰都該挨罵，紹，你已經不是個小的女孩子了，你現在已長得這麼高大，並且頭髮也梳起髻來了，你應該自己知道自已是個大姑娘了，不比像小的時候是什麼都不要緊的，現在總也應該把那些不入調的男孩子的榜樣除掉，一切都該做得像樣些才是啊！」

「那末姊姊，如其說梳起了髮髻就算是大大姑娘的話，我願將小辮子拖下去再說，現在在我的年齡上總至少不是個大姑娘吧？」紹一面叫着一面將頭髮網拉了下來，將一頭棕色的頭髮搖散開來，「做女孩子真是最不好，尤其是我這麼一個一向喜歡男孩子的禮貌，男孩子的工作，和男孩子的遊戲的人，當我每次想到我是差不多已將長成，變成了一個小姐，必定要穿着長長的衣裙，很拘束地像一朵菊花一般，我就會覺得厭惡的，我本來早就同父親一同去打仗的，然而結果仍只能像一個一點沒有生氣的老太婆一樣，死守在家裏，做着些不痛不癢的事情，我的理想就是能做一個男孩子，但是這個理想到現在始終沒有實現，何況現在更壞了呢？」紹感慨地這樣說，一面

將她手正在織結的軍襪，不住地搖着，一直搖到她的絨線都滾到屋角落裏去了，針兒搖得響板似的撞出一種節奏的調子來。

「你現在似乎有了一個男孩子的名字，而對待我又好像是兄弟，那你也該自己知足一點了，你如真的要這樣，那末不幸的紹，這實在太糟了，因為這是實在沒法可想的，」倍斯一邊說着，一邊將終天洗滌碗盞，拂拭塵埃的那雙手，輕輕地撫摩着靠在她腳邊而頭髮凌亂的頭，但是無論如何終不能使它失去了溫柔。

「埃梅，你也未免太拘束太講究了，並且你的態度也有點兒可笑，假使仍是這樣不經心，或者你會變作一只馴服的小羊了，我很喜歡你那種優越的聲調和莊重的神情，當你在很天真的時候，然而你那種生澀的字眼，倒也同紹的那種俗不可耐的語調一樣地不好。」美克接着說下去。

「假使埃梅是頭小羊，紹是個像男性的女孩子，那末我將成爲什麼呢？請大姊姊不妨也替我作一譬仿，好嗎？」倍斯也像接受大姊姊的教訓，這樣地問着。

因爲倍斯是全家人都歡喜的，都稱她爲「小耗子」，因此美克很熱情地回答說：「你是個寶貝」。她這樣說，別人也沒有起來反對。

親愛的讀者們，你們大概很想知道這本書裏的人物是怎樣的，那末現在我們趁這時期費些時光，將這四個姊妹的模樣約略地來描寫一下，這時外邊是深冬的臘雪在不聲不響地飄着，裏邊的火爐生得很旺，火爐中發出劈劈拍拍的爆裂聲，這是一所很舒適的舊屋子，雖則裏面的傢具也樸實，地毯也已舊得褪色了，壁廚裏擺滿着各種書籍，牆壁上疏疏地掛着幾張很精緻的圖畫，沿窗口有着聖誕節的玫瑰花，和叢菊，滿屋子都充滿一種怡然的家庭的歡樂的氣象，這時她們正在暮色蒼茫中坐着織結東西。

美克是四個姊妹中最大的一個，她今年十六歲，她生得很美麗，有着豐滿的臉龐。白皙的皮膚，一對很大的眼睛，一張玲瓏的嘴，一頭很濃的棕色的軟髮，和一雙雪白可愛的纖手，這雙手她自己覺得很滿意。紹比她姊姊小一歲，生得又瘦削又高大，棕色的皮膚，好似一頭小馬，長長的一雙腳，在她是很不方便的一樣東西，因為她好像永久不會去使用它們，她有一張帶着決斷表示的嘴，尖銳而帶灰色的眼睛，好像無論什麼都逃不過她的視線，有時候好像有着深遠的思慮，有時又很可笑，但有時似乎很兇猛的樣子，一個生得特別的鼻子，使人見了會發笑，一頭濃濃地厚厚地而又很長的頭髮，那是她惟一的美點，然而她常用網套將它網了起來，因為她怕麻煩的緣故，她有圓圓的肩膀，大的手足，穿的衣裳是帶着很飄然的樣子，最使她覺得不高興的，就是她自己快變成少婦的模樣了，因此她常常有一種不安定的表示顯露出來。依利莎倍斯——簡稱倍斯——她今年十三歲，她有一雙光亮的眼珠，一張帶着微紅的臉孔，一頭柔軟的頭髮，她的聲音帶着低微，態度常很嬌羞，但神情倒很莊重，從來不覺茫無頭緒。她父親替她取了個非常相配的名字叫「小安寧」，因為她好像只有住在她自己的安樂的宇宙中，很少冒險走出來，那也不過是她自己信任而已，所覺得可愛的幾個人，稍稍談上一會吧了。年紀最小的埃梅，然而她在這四姊妹中却是很重要的一個，因為這是她至少自己看得如此，她有皙白的皮膚，藍藍的眼睛，黃色的鬢髮長得拖到肩膀上，苗條的身段，時常裝出大姑娘的模樣，很注意自己種種的動作，雖則她尚是雪白的小姑娘。讀者們，你們試猜這四個姊妹的性格。

壁上的時針已響了六下，倍斯打掃乾淨了火爐，就把一雙拖鞋擺在上面烘煖。這一雙拖鞋的突然出現，對於四個女孩們，都映上了良好的影像，因為她們知道在這拖鞋的出現，同時在不久她們的母親也要回來了，因此每個人的二頰上都顯出了快樂的光彩，準備歡迎她們的母親，美克

止住了她的那種所謂教訓，點起了燈，埃梅也很機警地自然而然地從安樂椅上站了起來。

「這一雙拖鞋已穿得這樣破舊，媽應該要換一雙新的了，」紹忘記了自己的疲倦，站了起來，一面拿着拖鞋進一步的靠近了火爐，嘴裏發出自說自話的言語。

「我很想將我自己的那塊錢，去同她買雙新的。」倍斯表示很懇切的說。

「不要，我來去買！」埃梅插進來說。

「我的年紀最大，……」美克開始又以大姊姊的身份說話了，然而紹却插進來打住了她的話頭，一面很堅決的說：「父親臨去的時候，他曾經叫我爲媽留心一切，現在父親又不在家裏，何況我又是這家裏僅有的男孩子，因此應該讓我來去買這雙鞋。」

「不要吵！我來告訴你們，我們應該怎樣去做，照我看這是讓我們各自去買點東西來送給媽，當作聖誕節的禮物，我們自己就犧牲一點吧，什麼都不要買了，」倍斯說。

「那末我們買些什麼東西呢？」紹高聲地喊了起來。

各人都仔細地考慮了一下。

「我要買一雙很美麗的手套送給媽，」美克好像表現她的那雙雪白的手想起了一個主意似的說道。

紹說：「最好是軍用鞋。」

「買幾條四邊都綉花的手帕，」倍斯說。

「我要買媽最歡喜的一小瓶可羅拏香水，並且價錢也很便宜，這樣我尚可以留一點錢來替自己買些東西。」埃梅插進來表示。

「但是我們怎樣把這些東西送給她呢？」美克帶着詢問的口吻說着。

「你們難道不記得了嗎？在我們的生日我們是如何做的？只要將許多東西擺在桌子上，請她進來，讓她一包一包地解開來，」紹回答說。

「當我在這把大椅子上，頭上帶着冠冕，看你們一個個順着次序地走來吻我一下，送我禮物的時候，我總是覺得非常害怕，雖然那禮物和親吻，我是歡喜的，然而在我解開那些包裹東西的時候，一面有你們坐在旁邊好似監視着我，那我真怕呢！」倍斯手裏拿着正在烘餐時吃的麵包，臉上被爐火烘得微紅，這樣說。

「我們只要裝作自己在買東西，不要讓她知道這東西是替她買的，這樣就可使她更加喜歡了，在她知道是送給她的時候。明天我們一定要去買了，美克；在聖誕節的晚上我們要做的種種遊戲，尚有許多要準備哩。」紹一面昂着頭，背着手，來往的踱着說。

「這一次，我不參加這遊戲了，因為我年紀已很大。不配再做這種小孩子的玩意兒啦！」美克裝作老成的口吻說，但是她對於這種有趣的玩意，何嘗不同小孩子一樣的歡喜呢？

「不成，要是你不參加，那我們便什麼都完了，我知道你是不會不參加的，只要能够披着头髮，戴着紙做的金飾，拖着那件白色的長袍。難道不是我們中最好的演員嗎？」紹這樣說：「挨梅你來，你做那一場暈死過去的表情吧！但是你做這一場的時候，死板板地像一根火箸，怪不自然的！」

「但是我沒有辦法啊；因為我從沒有看見過別人暈死，並且我也不願意將我表示出那種難看的怪模樣，往地上筆直地倒下去，像你所表示的那樣。假使我能够隨隨便翻下去的話，我便這樣做；要是不能的，那末我情願跌在一把椅子裏，或許樣子也會好看些。關於余高是否會用手槍真的來對付我，那我可不管的，」挨梅帶着不高興的神氣回答說。她對於演劇，本來就沒有天才

，然而她却被她們選出了做那劇中的角色，這都是因為她年紀小，劇中的男主角容易把她帶哭拖下臺去的緣故。

「你照我這樣子做吧！把你的手握得緊緊地，顫抖地走過這房間，一面瘋狂的喊着：『羅召利戈！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』」紹一面說着，一面走了過去，發出一種驚動心魄的叫聲，這叫聲的確會使人神色爲之改變。

埃梅依着表現起來，然而她把手直挺挺地伸在前面，走起來好似被機械所驅動的一樣，一些都不自然，並且她的一聲「啊唷」也表示不出恐怖和憤怒，倒好像是被小刺刺痛了所發的。紹表示很失望的樣子，並且嘆了一口氣，美克禁不住立刻笑了起來，但是倍斯因爲看這可笑表示，看得出了神，而將她所烘的麵包，烘焦了。

「真是沒有辦法！只好到那時你盡力的做去吧，假如，看的人看得叫了起來，那你可不要怪我。美克你來。」紹似乎無可奈何的說。

以後什麼都順利地進行，因爲柏得路先生不管別人如何，只顧自己將他那篇長得二頁的演詞，一刻都不停地讀完。巫師哈介朝着那一壺在沸騰的癩蝦蟆作着可怖的魔術，這魔術像有實在的樣子。羅召利戈氣昂昂地掙斷了鍊鎖，但是余高，則不勝悔恨，服毒自盡，嘴裏尙發狂地叫着「哈哈！」

「這一次排演要算最好了，」美克滿意地說！這時假裝已死的惡魔重行坐了起來，在撫摸着他自己的肘子。

「紹，你簡直同莎翁差不多了，我真不懂你怎會能够寫出和表演這樣動人的劇本來。」倍斯喊着說，她本來是一向佩服她的姊妹們對於任何事情都具着超特的天才的。

「沒有什麼好，」紹很謙虛地說。「我以為『巫者的咒詛』那一齣歌舞的悲劇，倒是很好的，然而如果我們同劇中的朋可準備一個活板門，我倒很願意試一試『麥克白斯』，我一向高興做着行刺一幕。『在我面前的那樣東西是一把短劍嗎？』」紹喃喃啞啞的地說着，一面好像她曾經見到過一個很有名氣的悲劇家所表演的一樣，霎了霎眼珠，將手舉起來向空中抓着。

「不是短劍。是烘麵包的火鉗，上面烘的已不是麵包了，而是媽的鞋子，倍斯真看得發昏了。」美克喊起來，大家在這歡笑的聲音中，宣告結束了這幕排演。

「我真快樂，見你們這樣的高興，我的孩子們。」在門外有這樣歡欣的聲音在說着。觀眾和表演者都旋轉了身軀，表示歡迎這位胖胖地而又很慈祥的婦人，她的臉上好像表示出「要不要我來幫助你們」的神情，她這副慈祥的態度，令人見了感到非常愉快。雖則她帶着舊式的大帽，披着灰黯色斗篷，這樣並不是一個漂亮的婦人，然而做母親的人在她們的女兒的眼中無論如何是可愛的，因此這些女孩自也不可例外，自然覺得慈和的婦人是世上最漂亮而又最可愛的人物。

「喔，我的幾個寶貝啊！你們今天覺得高興嗎？我在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需要把禮物包好，可以明天預備送出去，所以連中飯都沒有功夫回來吃，倍斯今天有客人來過嗎？美克，你的傷風好了些沒有？我看你吃力得很了，紹，來給我吻一下吧，好孩子。」

馬却夫人慈和地詢問着這四個女兒，一面把潮濕的東西卸了下來，換上了那雙溫暖了好久的拖鞋，坐在安樂椅上，把埃梅拉到跟前，她預備將日間所受的忙碌，都消失在這最幸福的時間裡。這幾個姑娘們好似飛也似的都跑到她的四周，而各人都想把種種事情弄得舒齊。紹搬柴移桌，但是當她手中所碰着的東西，都會推翻的推翻，跌倒的跌倒，劈列拍拉地響出各種的聲音來；美克在擺設着食桌；倍斯只不過在客室和廚房之間來往的蹣跚着，似很清靜但又很忙碌；然而埃